

如何写一篇“男主把女主当替身，然后发现自己也是替身”的文？

《醉中舞》，已完结。

周玄被周府的下人赶出来时，我正蹲在对过的墙根下乞讨。人们都说周府的太太心善，所以他家的门口总少不了乞儿。

可他家下人却凶狠，周玄被重重踢了一脚，跌倒在我面前。

「小野种！」踢他的人骂骂咧咧，「窑子生出来的杂种，还想当周家少爷，做梦！」

那人骂完就关上了周府的大门。

周玄确实不像个少爷，面儿虽白白的，身子骨却又瘦又小，在这大热的天，穿了一身厚棉布罩衫，额上还有刚刚磕破的伤，与我们这些乞儿没什么不同。

可他到底又有些不同。后来我才明白，这不同，是他眼里有从未熄灭过的光。

周玄在我面前慢慢爬起来，脸上没有悲伤，也没有愤怒，额头上的伤还在渗血。

我看着他的脸，也跟着站起来，鬼使神差地掏出帕子，去拭他额上的伤。

周玄被我的举动吓了一跳，猛地往后一退，看我的眼神满是警惕。

「不脏的，你看，洗得干干净净，」我将帕子展开，伸到他面前，「要不然，你自己来。」

周玄犹豫了一下，接了过去。

「你叫什么名字？」他问我，眉头皱了一下，许是伤口擦疼了。

一个乞儿，能有什么名字。

「深深。」我回答他。

「深深？」周玄静静盯着我看，在口中呢喃，「『都将别後深深意，且向尊前细细看』，深深，很好听的名字。」

我笑，指了指我那些脏兮兮的同伴，「是他们随便叫的。」

「我叫周玄。」周玄略犹豫，看了眼周府的大门，「他说的对，我娘是青楼出身。」

周玄的娘是青楼出身，可周玄不觉得难堪，就像他不觉得乞丐低贱一样。

「深深，方才我不是嫌弃这帕子脏，」周玄在小河边清洗我方帕子时，向我解释，「除了我娘以外，极少有人主动向我示好，所以方才，我是被你吓到了。」

我知道，但是我没说出来，只看着周玄那张白净的小脸出神。

我和周玄躺在小河边的林荫里，待帕子干。

「周玄，你今后去哪？」我问他。

「无处可去，我娘已经死了。」周玄枕着双手，目光悠远。

阳光透过浓密的叶子打在他的脸上，窸窣窸窣。

我的心就跟着这跳跃的光，轻轻跳动，「不如你跟着我吧，乞讨也没什么不好的，能养活自己。」

因为周玄，我不能继续在周府前混吃，只能告别伙伴和他一起流浪，今日张家，明日李家，到了夜里，我们就相偎在墙角边上，看满天繁星，倒也惬意。

可那年秋，天下大旱，整个华北颗粒无收，只几天工夫，涌进京城的饥民就占满了大街。

乞讨，变得越来越难。

「深深，我们往南走吧，那边富庶，我可以找份工养你。」周玄望着我，眼里闪着独有的光。

已经几日讨不到吃的，只能靠河里的水充饥，我饿得头晕眼花，连周玄的样子都变得模糊起来。

与其饿死，不如试一试。我点头应允，「不过，我想再回一趟周府。」

周府的门前聚集了几百个乞丐，连大门口的台阶上都坐满了人。

「这府里的太太仁慈，不让人赶我们，还安排人每日两次送吃的来，」昔日的伙伴将一个干巴巴的馒头塞进我的怀里，「深深，路上可要小心。」

我转头看了眼身后的周玄，他正盯着周府的大门，嘴角上挂着讥讽的笑。

而周府的大门，依然紧紧地关闭着。

我揣着仅有的一个馒头，和周玄踏上了南去的路。

一路上，饥民浩浩荡荡涌进京城，我们却向着相反的方向，背道而驰。

因周玄坚定，我便也坚定。

约走了七八里路，眼前出现一条清澈的小河，晚霞在河面上粼粼闪着光，河的一侧，是个茂密的林子，能听到鸟儿叽叽喳喳地叫。

周玄突然停下，扶我在小河边坐了，「深深，你在这里等我。」说完，他一头扎进了林子里。

我和周玄已经相识了三个多月，相同的命运把我们紧紧系在一起，让我们彼此信任。

看着周玄消失，我从怀里掏出那个馒头，我知道周玄定不会吃，也不想看着我吃。

我盯着那个馒头半天，又重新塞进怀里。

饥饿的无力感充斥着全身，我只觉得头脑发胀，当周玄从林子里出来时，看到那个令我日思夜想的熟悉身影，我满心喜悦，激动地挥手，可只喊出个「周」字，便晕了过去。

醒来时，我倚在周玄身上，他的面前架起了一堆篝火，火在上在烤着什么。

我闻到了已经许久没闻过的肉香。

「周玄。」我虚弱地叫了一声。

见我醒了，他扶我坐起来，将串着烤肉的木棍伸到我面前，有责备的神色，「都要饿晕了，为什么不吃了那个馒头？」

看我一直盯着面前的肉，周玄又笑了，「是我在林子里打的雀，吃吧。」

那是我第一次见周玄笑，他笑起来可真好看。

大概是好久没有吃到肉了，我一边吃一边哭，哭得抽抽噎噎。

周玄安慰我，像是安慰小孩一样，「深深不哭，以后我们都会有肉吃。」

之后的日子，我们继续结伴向南，我走累了，周玄就背我，我手里拿着他的弹弓，圈住他的脖子。

「周玄，这弹弓谁教你做的？」我问他。

「我兄长。」周玄背着我毫不吃力，见我不作声，就自顾自地说道，「周府里，只有他待我好。」

「那，你被赶出来，他为何不拦着？」我小心地问。

「他去岁入了军营，不在府里。」周玄顿了顿，「我爹就是因此气伤了身，才病逝的。」

周玄的话，让我的心又是一颤。

越往南走，林子里的鸟雀越多，周玄说得对，吃似乎不是什么问题了。可是，黄叶落尽，冷风随之而来，我被冻得瑟瑟发抖。

周玄脱下他那件稍厚的棉布罩衫给我，自己从包袱里找了一件单薄的直裰出来。

可是，哪怕是穿了这件衣服，夜里我依旧无法入睡，苍穹之下，冷风不停地在头顶叫嚣。

周玄找来枯树枝，在我身旁生了火，然后躺下，把我抱进怀里。

周玄的胸膛单薄，却很温暖。

起初我是拒绝的，周玄知道我的顾忌，就笑我，「性命都不顾了，还顾那些礼节做什么？深深，你可以把我当作你的兄长。」

周玄大我一岁，是可以做我兄长的。他也确实担起了一个兄长的指责，尽心尽力，无微不至地照顾我。

那个冬日，是这三年来，我所过的最暖的冬了。

转眼冬去春来，我和周玄也到了南城，这里柳绿莺啼，春色撩人。

周玄找到一处桥洞，将我安顿下来，一个人出去找工。

不远处的码头上人头簇拥，招工的吆喝声此起彼伏，可周玄太过瘦弱，屡屡受挫，我看着他一次又一次被拒，心里不是滋味。

月上枝头的时候周玄才回到桥洞，从怀里掏出一个饼来，强打着精神塞给我，「快吃，明日赚了银子，我再买好的。」

我看着周玄手里的饼，和他肩头上露出来的大片淤青，难过得想哭。

周玄这孱弱的肩，怎能扛起码头上沉重的货物。

「周玄，要不我们还乞讨吧，这里富饶，饿不着的。」我忍不住提议。

可周玄却坚定地摇头，「我说过要养你的，不能让你再流落街头。」他又指了指我手中的饼，「快吃，要不就不热了。」

除了周玄打下的雀，手里的这张饼，是我这些年吃到的唯一的热食。

我听话地咬了一口，饼很硬，哽住了我的喉头，逼出了我的泪。

「怎么又哭。」周玄用手掌替我抹掉泪，掌心粗糙得让我心疼，他也才不过十五岁，他也饿，可是这张小小的饼，他义无反顾地让给了我。

月亮升上高空的时候，周玄早已累得睡了过去。

他蜷缩在我身侧，月光照着的这张脸，是那样柔和。

我坐在他身边，出神地望了好大一会，才摸出那枚一直未离过身的玉佩，向桥边的当铺走去。

第二日鸡还未叫，周玄就起来收拾，要去码头赶工。

「昨天有人告诉我，早些去好找活。」他用绳子扎了裤脚，起身就要走。

我一把将他拉住，「周玄，今天不去了。」我从袖子里掏出一块银子来给他，「你去买两身衣裳，昨日河边洗菜的妈妈说，

这里的郑大户家要给小少爷找个书僮，你这么会读书，我们去试试吧？」

周玄看着手中的银子，皱着眉头问我：「深深，这银子是哪来的？」

「我把我娘留给我的玉佩当了，」我撒了谎，笑着看他，「等你赚了银子，再给我赎回来。」

周玄低着头，眼圈微红，拳头捏得紧紧的。

二

周玄作的赋，比我想象的还要好，郑老爷读完如获珍宝，拉着周玄的手不肯放，「有此奇才为伴，我儿定能攀蟾折桂！」

于是，周玄就留在郑大户家中，做了少爷的伴读，每月三钱银子，书砚纸笔都一应供给。

周玄安顿下来后，就将我介绍给郑老夫人做丫鬟。短短数日，他就获得了郑家上下的青睐，否则老夫人不会见都不见，就直接吩咐管家将我接了过去。

我每月也有了二钱银子。

进郑家的那天，我先是沐浴、换了衣裳，然后由大丫头香儿带进老夫人屋里见礼，又去给太太请安，学习规矩，直到傍晚，才在花亭里见了周玄。

只两三日不见，周玄就大变了模样。他冠发插簪，身着宽袖镶黑边青布直裰，脚下一双新做的皂靴，清俊挺拔。脸庞依旧白净，却不是先前病态的惨白。

往日的落魄早已丝毫不见，比起他身旁的郑家少爷，周玄更像个公子。

我上上下下打量着他，惊喜地说不出话来。

周玄也看我看得愣了，半天方开口说：「深深，你竟这么好看。」

周玄的话让我红了脸，我上前拉住他的衣袖，含羞说：「周玄，如今我们都好了，再也不怕饿了。」

周玄也笑，「还会更好的，深深。」

他的笑，比先前又明媚了几分，让人忍不住要多看几眼。

我虽然没做过丫头，但是丫头要干的活我都知道，因此学起来极快。郑老夫人是吃斋念佛的善人，对下人极宽厚仁爱，所以我空闲了，就会去书房看周玄。

每次，看到周玄撑于灯下读书，或坐于案前挥墨时，我都无比欣慰，甘心在一旁默默看他。

原来这样的周玄，才是周玄。

郑家少爷名唤郑仁，十七岁年纪。郑老爷祖辈经商，就盼着后代中能出个博古通今的志士，就给郑仁捐了监生，要他考取功

名。

可郑仁并不是个读书的材料，终日插科打诨，根本就不服管束。

反而周玄，学识与日俱增。

转眼到了中秋，郑仁在后院里摆了一桌酒席，和丫头小厮们喝酒猜拳，玩得不亦乐乎。

等我伺候完老夫人斋饭赶过去时，周玄已经喝得俊脸微红，有了几分醉意。

「小婉，」他拉着我的手给我递酒，「我说过要接你出来，让你过安稳日子的。」

周玄双眼迷离，透着满足和说不尽的温柔。

我笑着喝下他递过来的酒，真诚地说：「谢谢你，周玄。」

「还会更好的，你要信我。」周玄真的醉了，我看到有一滴泪从他眼中滑下来，落入了他面前的杯中。

这句话，他曾说过一次，原来不是说与我听的。

「我相信你。」我还是笑着回了他，眼中含泪。

周玄天赋异禀，又肯用功，每日都挑灯苦读。

他虽不说，我也知道他一定因为身份吃过不少苦头。因此三年后周玄说要回京赶考时，我没有丝毫意外。

「深深，我能考中的。」周玄眼睛囧囧有光，小心地问我，「你能和我一起回去吗？」

「能。」我不假思索地回他。

周玄说过会比现在更好，就一定会。

况且京城，我本就要回的。

收拾好行装，我和周玄重又上路，这次有了马车代步，还捎带着依旧不太着调的郑仁。

郑老爷说：「让不肖子也去试试吧，若能中个举子，我也对得起列祖列宗了。若不能，老头子我也信了天命，作罢了吧！」

郑仁却对着他爹嬉皮笑脸，「爹，此去说不定我就不回南城了。」他说完瞥了我一眼，又走到他祖母面前，「祖母不是舍不得深深吗，我若回来，就把深深给您带回来。」

当着所有长辈的面，郑仁的这番话，说得我满脸绯红。我只得匆匆告了别，蹬上马车。

车子一路奔波，日行夜宿，一月不到就抵达了京城。

城门外，一行人从马车上下下来，我与周玄并肩而立，仰望着高大坚固的城楼，感慨万千。

离开时，周玄那般弱小，还不及我高。如今，他已经长成了风度翩翩的七尺男儿。

而我，早已到了待嫁之年。

我朝城西眺望，目光所及之处一片荒凉，若没有那场变故，此时，我也早已嫁人了吧。

「深深，」正思虑间，周玄突然叫我，「这是你去南城时当掉的玉佩，我赎回来了。」

周玄从袖子里摸出玉佩给我，「一直没说，是想进了京给你一个惊喜。」

「谢谢你，周玄。」我捏着这枚玉佩，眼睛里翻出泪花。

我以为再也见不到它了。

「还有这个，」周玄又拿出一小包银子来塞给我，脸微微泛红，「这几年攒下的几两银子，也交于你一并保管吧。」

我诧异地看着周玄，不解其意。

一旁的郑仁嚷了起来，「还有我的。」

说完他钻进马车，也取了沉甸甸的一包银子出来，「深深，我爹偌大的家业都是我娘管的，我的银子也交于你吧。」

郑仁的一席话，将我和周玄的脸都说红了。

我有些恼怒，不肯接他的银子，「你我非亲非故，如此做不妥。」

「有何不妥？」郑仁还想坚持，被周玄拦了下来。

「少爷，」周玄略弯身行了个礼，「我要全力准备会试，才让深深代为保管银两，少爷无须效仿。」

「这……」郑仁仍不情愿，可看我态度坚决，只好将银子重新收了。

如今，京城已经无了当年的难民，又恢复了繁华之貌。

到店里安顿好行李后，我和周玄商议着先带郑仁四处一转。郑仁第一次进京，觉得万事万物都新鲜。

我们要去的第一个地方，就是周府所在的长安街。

长安街比我们走的时候还要繁华，街道两旁商铺林立，茶肆、酒馆、青楼一家接着一家，吆喝声此起彼伏，甚是热闹。

周玄突然止住了步子，立在一家青楼门口一动不动。

这家名唤沉香阁的青楼，是京中最有名的。

周玄站得笔直，看着门前几个浓妆艳抹在招揽客人的女子发呆。而我，就站在他身后，看着他寂寥的背影，内心凄凉。

他的痛就是我的痛，仿佛从第一次见面就注定了。

「是玄儿吗？」一个涂着厚厚脂粉的中年女子突然尖叫一声，朝周玄跑来，「是玄儿！」

周玄连忙躬身行礼，叫面前的女人张妈妈。

「玄儿长成大人了，」张妈妈眼里泛着泪光，看周玄的眼神满是慈爱，全然不像个青楼的鸽子。

「让妈妈挂心了。」周玄也很忧伤，犹豫了很久才开口问道，「妈妈，小婉她好吗？」

张妈妈用帕子拭了眼泪，说话的声音极低，「婉儿啊，已经是咱们沉香阁的头牌了。」

我看到周玄的身子颤了一颤，我的心也跟着一沉。

「从你和你娘走后，婉儿一直盼着你来接她。」张妈妈低垂着眉眼，说到伤心处，泪又滚了下来，「你爹娘死了，你又被那个毒妇从府里赶了出来，不知去向，她生在这么个地方，也没有别的选择。」

「我知道，还望妈妈好生照料她。」周玄极力压制着，我还是能听出他声音的颤抖。

「婉儿她.....还念着你能来接她，要不，进去瞧瞧吧。」张妈妈试探着问周玄，眼睛瞥向了身后的我和郑仁。

这是第一次，一向行事果断的周玄犹豫不决。

心中的痛让他剑眉紧锁，沉默了许久，他终是开了口，「不了，时机成熟了我再来吧，劳烦妈妈好生照料她。」

周玄说完，大步向前走去。

我想了想，从我和周玄不多的盘缠里取出二两银子塞给了张妈妈，「望妈妈多多照拂小婉姑娘，待周玄安顿好了会回来找她。些许薄礼，请妈妈不要嫌弃。」

说完，我就去追赶周玄。

周玄走得很快，他周身散发出来的悲伤，让我想靠近又不敢靠近，只好默默在他身后跟着。

周府坐落在长安街尽头的高地上，气派堂皇，厚重的大门一如既往地紧紧地闭着。可周府门前的乞丐，却一个都不见了。

路边有个卖凉茶的老翁，我上前打探，「请问老爹，可知这府前的乞儿都去了哪里？」

「被赶走了，」老翁声音苍老，带着丝怒气，「这个周夫人啊，先前行善只为替她那个从军的儿子积福，如今人回来了，她哪里还管穷人的死活！」

「周.....少爷回来了？」我只觉两耳轰鸣，反应过来时，话已问出了口。

「是啊，也是他周家祖荫庇佑，周少爷不光平安归来，还立了功业，被朝廷封了个什么都司，做了官啦！」

回去的路上，我恍恍惚惚，心中被喜悦和突如其来的恐慌填满。

许是见我和周玄都有些消沉，掌灯以后，郑仁吩咐驿站做了几个菜上来，要小酌几杯庆祝我们顺利抵京。

可周玄依旧提不起精神，早早就辞了我们回房读书去了。

见我一直看着周玄离去的门口，郑仁突然神秘兮兮地问道：「白日里说的叫小婉的娼妇，可是周玄的相好？」

娼妇两个字甚是无礼，我不理睬郑仁，独自饮了口酒。

我已不是他郑家的丫头，又加上郑仁行事颇不稳重，我和周玄就不似在府里那般敬重他了。

郑仁并不见怪，看我不高兴了，就用讨好又试探的口吻问我：「深深，周玄这小子一穷二白的，要不我去把那小娘子赎出来送了周玄，你说可好？」

郑仁轻佻的口气让我极不舒服，我的心扑通跳了两下，一股莫名的烦躁就涌了上来。

我着了怒，冲他没好气道：「郑公子即有此意，跟我说做什么，直接去找周玄商议就是！」

「哼！我就知道你不乐意！」郑仁也来了气，一口将他杯中的酒灌了下去，接着又斟了一杯一饮而尽，「就没见过你这么不识好歹的女人。」

郑仁张罗的这顿饭，终是不欢而散。

夜里月光皎洁，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，如何都睡不着。

这些年所经历的一切，不知是幸还是不幸。现在我有周玄，可以后呢？

我想起白日里老翁的话，眼前却浮现出了周玄的脸，心里更加烦躁。

一夜无眠。

第二天起来，郑仁似忘了昨晚发生的一切，对我极好极殷勤，几乎寸步不离地跟着。

而我要和周玄说话时，他又从中阻拦，说周玄用功读书，不准我打搅。

郑仁的心思，已经不言而喻了。

我不想与他继续纠缠，于是在他执意要送我那枚八宝翡翠簪子的时候，坚定地拒绝了他，「郑公子，这是男女定情之物，我不能收。」

「为何不能啊！」郑仁一副吊儿郎当的模样，「我的条件，配你还不够？」

他眯缝着一双眼睛，饶有兴趣地打量着满脸绯红的我。

「不够！」我咬紧了唇，「郑公子不足以配我。」

「你说什么？」郑仁显然是被我的话惊到了，「你一个奴才，要不是我们郑家收留了你，你早就饿死街头了！」

「我感激郑老爷的收留，可也不会嫁你。」我挺直腰杆，冲着郑仁一字一句地说。

「你.....早知道，早知道我在郑府时就收了你！」郑仁气急败坏，满脸通红。

就在这时，房门被人推开，周玄一袭青衣走了进来，一把将我拉到了身后。

「少爷，我和深深早就私订了终身，今后请离她远些。」周玄不卑不亢，直说得郑仁愤怒地甩门而去。

郑仁走后，我从周玄背后出来，脸红得能滴血。

周玄看着我，有些不知所措，「深深莫气，若不如此说，他一定还会纠缠的。」

我一时语噎，傻周玄，我这哪是因为生气。

江小婉来的那天，软轿一直抬到了驿站门口，她由一个丫鬟扶着，莲步款款地进了周玄的房间。

店家跟我说此事时，眼睛里的光都能把这间昏暗的房照得透亮。

江小婉在周玄的房里待了两个时辰，出来时天色已晚。

周玄送他到门口，一眼就看到了站在楼梯口的我。

「深深？」他温柔地叫我。

我笑笑，又朝江小婉笑了笑。

「这位就是深深？」江小婉先是一愣，很快就换上了惹人怜爱的笑，上楼拉起我的手亲昵道，「方才玄哥哥一直在说你，谢谢你这些年对他的照顾。」

江小婉花容月貌，和一般青楼女子不同，妩媚不足、清秀有余，让人一见便心生欢喜。

「你好，小婉。」我也朝她伸出手去，由衷说道，「你比我想的还要漂亮。」

江小婉羞赧一笑，「深深才是倾国倾城之貌。」

说完她转身下楼，走到周玄身边娇滴滴地说，「玄哥哥，要来看我。」想了想，她又补充了一句，「带着深深一起。」

我站在楼上，俯瞰着并肩而立的周玄和江小婉，心里竟有一丝异样。

临近会试，周玄将自己关在房里几乎足不出户，因此，他无暇去看江小婉。

倒是江小婉，三天两头就往驿站里跑。

「深深，周玄对你好吗？」有一次无人时，她悄悄问我。

「好的。」我回她，「若没有周玄，我现在恐怕还是个乞丐。」

「或许他是把你当作我了。」江小婉低眉，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，「他把应该对我的好，给了你。」

江小婉的话，在我平静的心里炸出了一圈水花。

我尽量平和，问她：「为何这么说？我知道你与他自幼相识，但我和你并不像。」

见我有些不悦，江小婉立马小心翼翼地向我道歉，「对不起深深，我这么说没有冒犯你的意思。」

她这察言观色的技能，倒像是青楼女子所为。

我笑了笑没有说话。

「每个人心中都有遗憾，有些遗憾弥补不了，便会另寻寄托吧。」

这句话，江小婉说得哀婉，我听得难过。

「小婉，周玄会对你好的。」我忍不住安慰她。

会试放榜那天，江小婉特意做了轿子过来，她身着大红袍子，环佩叮当，一张洋溢着喜庆的俏脸上满是希望。

江小婉相信周玄，和我一样信他。

想到江小婉那日的话，我心中五味杂陈。

周玄不负众望，当然，郑仁也不出意料。

两个人揭榜回来时都很开心，只是见到我，郑仁的脸就拉了下来，气冲冲地走进房间收拾行李。

我于心不忍，看到江小婉拉着周玄，就进屋去帮郑仁了。

起初，郑仁一直憋着不肯说话，过了很久才叹一口气，转身看我，「深深，周玄他有心上人的。」

我专心替郑仁整理行囊，没有作声。

郑仁有些急了，「深深，我那天说的都是气话，你若跟了我，我保证不娶别人，只对你好。周玄他，肯定做不到。」

「郑公子，」我打断了他，不敢抬头，「你回去以后好生经商，别再这么不羁了。」

听我好好与他说话，郑仁也语气柔和起来，「深深，如果以后周玄待你不好，你就来找我。」

「不会的。」我想都没想就说。

送走郑仁的那天，城郊天朗气清，正欲上马车的我被周玄揽了下来。

「深深，我中了会试，你不高兴吗？」

周玄穿着一袭青布圆领直裰，俊逸洒脱，欣然立于我面前。

「太像了。」我恍惚着，喃喃自语。

「像什么？」周玄眉眼中透出一丝疑惑。

「像个公子哥儿啊！」我清醒过来，赶紧说，「你中了会试我自然高兴！等到殿试上再进个一甲，你就能荣耀加身了！」

「当真？」周玄眼光如炬，「那昨日为何见你并不开心。」

原来，我的一举一动都在他的眼里。

心顿时柔软起来，我低首拉了拉周玄的衣袖，轻声道：「其实，只要你我能同甘共苦，我不在乎你是什么人。」

我说得动情，周玄也高兴，将我往他面前拉了拉，「可我就是想让你高兴。昨日放榜后我是跑着回来的，就想让你第一个知道！」

清风徐徐，吹乱了周玄的发丝，也吹乱了我的心弦。

我至今都记得周玄高举传胪的那天，身着大红蟒袍，被人簇拥而归，好生风光。

往日破败不堪的驿站，也因他蓬荜生辉起来。

原来，周玄极得皇上赏识，虽只中了传胪，却被破例于金殿之上封授了「翰林院编修」，从正七品官职。

我站在楼梯上远远望着周玄，心如百花绽开。隔着众人，周玄也看着我，笑得意气风发。

三

很快，周玄就在京城有了自己的府邸，院子不大，有三五个仆从。

搬进去的那日，周玄身穿青色官服，眉眼弯弯，「深深，我说过我们会更好的。」

我瞧着周玄，把前几日就做好的一双官靴送与他，嘴角抑不住上扬，「多谢周大人收留，深深无以为报，以靴抵房资吧！」

周玄被我逗得大笑，一边收礼一边说：「大人我不要房资，你大可放心住着。」

他突然弯下身来，凑到我跟前，眼神专注，「住一辈子都可以！」

周玄面如冠玉，当真好看，一双墨眸直盯得我心跳紊乱。

我赶紧用袖子遮了脸，往后退一步，嗔怪他，「周大人好不成体统。」

看到我慌乱无措，周玄默而不语地远远站着，嘴角噙笑。

周玄聪明好学，又懂与人相处之道，因此常有贵人相助，在官场上平步青云，半年内竟又升了一阶。

他好，我便也好，珍馐美味总吃不尽，绫罗绸缎也穿不完，出入有人跟着，吃饭有人候着。府里上上下下都尊称我一句「小姐」。

仿佛只有我还记得，我曾是那个沿街乞讨的叫花子。

再忙，周玄也每日都来看我，不说话时，他光看着我做针线，也能坐上半日。

许是看惯了我又脏又寒酸的乞丐模样，周玄总喜欢送我漂亮的衣裙，然后看着我打扮得花团锦簇，就洋洋得意地夸我，「深深就该这样好看。」

日子，似乎变得甜美无虑。

直到有一日傍晚，周玄坐于灯下，语气凝重地问我：「深深，我想接小婉过来，可以吗？」

我做针线的手没有停下，「这是你的府邸，你想接谁来，不需和我商议。」

许久的沉默后，周玄又开了口，「不能娶她为正妻，我有愧于她，深深.....」

「你放心，我会和她好好相处的，」我终于抬头看周玄，满脸笑意，「祝贺你，弥补了遗憾。」

「深深，」有一句话似乎在周玄的心里憋了许久，「你为何待我这样好？」

「非亲非故，你又为何待我这样好？」我反问周玄。

思量了许久，周玄默然笑了一下，起身欲走，「罢了，不问了！」

到了门口，他突然又转过身来，「小婉下月初八入府，有她陪着你，或许也是好事。」

初八入府！原来日子早就定好了。

他所谓的与我商议，不过是走个过场罢了。

周玄离开后，我将正绣着的帕子放在一边，那上面的玉芙蓉，因我心烦意乱扎错了针脚。

我颓然倚在榻上：该来的，总归会来。

江小婉一来，我见周玄的次数就少了。

一日我正在用餐，周玄突然推门而入，将一个锦盒放在我面前，兴致勃勃道：「快打开看看，你一定喜欢。」

锦盒里放着一只金镶玉簪花，是最新的式样，做工考究，一看就费了不少心思。

「前些日小婉和我讨簪子，我见着这只特别，料定你会喜欢。」周玄在一旁解释，满眼期待。

周玄所说的特别，是簪子上刻着「深深」二字。

我满心欢喜，径直拿它绾了发，起身问周玄：「好看吗？」

周玄点头，眼含笑意，「甚好，深深是个美人！」

我轻笑，问他：「可用过饭了？」

「方才在房里已经吃过了。」周玄说完在我身旁坐下，「我看你吃。」

「哪有看着别人吃饭的道理，」我吩咐丫头迎儿去取了碗筷过来，给周玄盛了碗珍珠汤，就自顾吃起来。

周玄拿起箸箸，看了眼桌上的饭菜，又放了下来，突然问我：「深深，你什么都可以跟我要的。」

「要什么？」我嘴里含着汤，便用手挡了，抬头含糊不清地问他，「你都给了，我还有什么可要的？」

「可我总怕给你的不够，」周玄匆匆说道，「小婉她……」

「我和小婉不同，」我打断周玄的话，语气严肃，「你觉得欠了她的，可你不欠我的。周玄，许多事和物，你要了，他也不是你的。」

我的话让周玄一愣，他随即笑道：「我知道你们不同，也罢。」

周玄假装思考了片刻，故意语气轻松道：「如今，我们深深就只缺一个如意郎君了。」

周玄说完，将他的那碗珍珠汤放在我面前，「京城的富家公子中，我替你挑选一个，如何？」

「你说过，我可以住在这里一辈子的。」不知因何而来的一股怒气让我放下箸，径直起身进了内室，只扔下了一句，「若非要嫁，就让我自己挑吧。」

江小婉因她官妓的身份，不能名正言顺做周夫人。但是周玄宠她，所以府中上上下下都叫她一句小夫人。

而我，我也要这么叫她。

江小婉像她的名字一样温婉动人，对待下人又和善亲昵，因此，大家都喜欢她。

有一日周玄不在，她特意让人叫了我去上房做针线。

「深深，听说你很会做靴子。」江小婉坐在榻上，身边立着两个丫鬟，俨然一副官家太太的模样。

其实女红一事我并不擅长。送给周玄的那双靴子，我反反复复做了一月有余。

「小太太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尽管吩咐。」我笑得恭敬。

「周玄说他脚上的靴子不太舒服，我就想着给他重做一双，可是我又不太行，」江小婉满脸无奈，「深深，你来帮我好吗。」

「好！」我依旧笑着。

那天我并没有帮上多大的忙，江小婉其实什么都会。

正月十七日是江小婉的生辰，我提前好几天就托小厮去外面打了一副银丝髻髻，几乎用了我所有的银子。

江小婉见了，喜欢得不得了，一直拿在手里。等到周玄来时也不忘展示，「周玄你看，这是深深送我的。」

周玄看看髻髻又看看我，笑了起来，「深深，你怕是把所有身家都送小婉了吧？」

「不会吧？」江小婉抢先回答，「深深又不像我这般穷，连个簪子都买不起。」

江小婉的话让我和周玄都有些尴尬，我只好拿起酒杯庆祝，「小夫人喜欢就好，深深庆小夫人的寿！」

周玄便也跟着我端起了酒杯。

那日的寿宴，江小婉百媚丛生，周玄一表非凡、少年得志。

两个人琴瑟和鸣，令在场的人无不艳羡。

我坐在下席，看着宴席上觥筹交错，竟有一丝落寞。

女人相互之间的喜与不喜，是很容易感受到的。

江小婉不喜欢我，我猜得出原因，却无法讨厌她。

一个普通人想要在生活给予她的磨难中保存住真善，有多难，我比谁都清楚。

因此江小婉为了得到她想要的，去耍一些无伤大雅的手段，我是能够容忍的。

但是，我却远远低估了江小婉的卑劣和狠毒。

清明节的女眷踏青，江小婉显得异常兴奋，亲自跑来为我挑选了一件华丽的衣裳。

我想，或许她终日如金丝雀般被关于笼内，好不容易可以看看广袤天空，所以才如此亢奋。

可到了城郊，她又选在高地上最显眼处歇息，就不得不让我起疑了。

还有远处不良子弟明目张胆的窥觑，我都看在眼里。

那日，江小婉待我热情备至，跟在府里时判若两人。我耐着性子等着，想看她葫芦里到底装了什么药。

临近傍晚的时候，不远处寺庙的钟声响起，江小婉突然拉起我的手说：「深深你听到了吗？这附近有寺庙，我想去给周玄祈福，你陪我吧。」

以周玄为名的要求，让我如何拒绝？

寺庙在不远处的山坡上，面积不大，有几间僧房，方丈见我们一行人是官宦家眷打扮，慌忙让进内间，吩咐小沙弥上茶。

各人见了礼，吃了会茶，江小婉便提议让方丈带她参观寺院，「深深，我看你脸色不好，许是累了，你留下再歇歇吧。」

我笑了笑，说：「好，你们去。」

一时间，房间内只剩下我和一个小沙弥，连我的丫鬟迎儿也不知去了哪里。

江小婉的心思，我便已猜到了几分。

小沙弥年纪不大，给我倒茶时总是偷眼觑我，一口一个女施主请喝茶，殷勤得不像出家人。

过了一会，我用手扶额说有些头晕，让他出去候着。

果不其然，小沙弥走后不久，内间就钻出一个人来。

这人我认得，是白日里偷觑的一个不肖子弟。

「你是谁？怎么出现在这里！」我吓得起身，赶紧退到房门口，发现房门已经被人从外面锁了。

「姑娘如此美貌，没有人陪岂不可惜？」那人露出一副淫邪的嘴脸，慢慢向我靠近，「小生最懂得怜香惜玉，保证让姑娘此行不虚。」说完就朝我扑来。

我侧身一闪，趁他扑空失衡时捏住了他的手腕，接着迅速转身，在他膝关节上猛一踢，「哎呀」的惨叫声还没出口，他已经被我制服在地，挣扎动弹不得。

「你！小贱人，快把爷放开！」那人骂骂咧咧，满口污秽，「否则让你生不如死！」

「闭嘴！」我压着她脊背的膝盖猛一用力，「说，谁让你来的！」

「啊！疼！女爷爷饶命！」越是跋扈的人越容易被制服，只这一下，地上的人就开始满嘴告饶，「我说，我说！是一个妈妈子给了小的五两银子，要小的成这桩美差！其他我一盖不知啊！」

这人将头在地上磕得砰砰直响，「女爷爷饶命，我再也不敢了！早知道女爷爷有这等本事，我打死都不……」

没等他说完，我一掌拍在他的后脑上，这人便瘫软在地。

我起身走到窗前，轻身一跃就跳了出去。急转身来到门口，见江小婉带着一个婆子正慌忙想逃，而我的丫鬟迎儿在窝棚处被两个大汉牵制着，哭成了泪人。

我撩起裙裾走了过去，静静地盯着两个大汉，「你们打不过我，自己走还是让我打一顿再走。」

两人面面相觑，扔下迎儿就跑。

我摘掉塞在迎儿口中的布条，拍了拍她的肩膀，转身朝江小婉走来。

「深深！」江小婉吓得直哆嗦，「我和刘妈妈正要进去救你！这贼寺庙竟敢干这种肮脏之事，我回去告诉周玄，让……」

「啪！」一记耳光打在江小婉脸上，将她那漂亮的俏脸打得肿起了半边，我捏住江小婉的两腮将她重重按在墙上，发出一声闷响，我恨得咬牙切齿，「你还有脸跟我提周玄！」

眼泪立马从江小婉的眼里流了下来，她哭得楚楚可怜，「深深，这件事不是我做的，你相信我。」

「啪」！又是一记响亮的耳光，江小婉的脸颊变得青紫，人也有些晕了。

我看着她，一字一句地说：「江小婉，刚才的一记耳光，是替周玄打的！这一记，是替你自己！」

我说完放下手，江小婉的身子就软软地顺着墙滑了下来，旁边的婆子去扶时，她早已晕了过去。

想当年，我的本事连普通男子都承受不住，何况是柔弱的江小婉。

周府的正房里，我坐在太师椅上，看着跪在地上摇摇晃晃的江小婉，满心凄凉。

不管怎样，江小婉都赢了。

她是周玄宠在心尖上的小夫人，是还没过门时周玄就叮嘱过我要让着的人，而我，却不管不顾将她打成这副模样。

我和周玄的缘分，怕是要到头了。

正想着，房门突然被人推开，周玄直冲了进来。

令我没想到的是，他的目光居然先落在了我的身上，「深深，你有没有伤到？」

等看清了屋里的形势后，他才在江小婉身边跪下，将她抱进了怀里。

江小婉「哇」的一声哭了出来，在周玄怀里抽抽噎噎，好不凄惨。

我也想哭，可我满脑子都是愤怒，流不下一滴来。

「周玄，是我打的她，但是你要问清楚我为什么打她！」不知是因为生气还是悲伤，我说话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。

「玄哥哥，」江小婉已经许久不这么称呼周玄了，「深深今日在寺庙里被一个男人欺负，她冤枉是我做的，不是我。」

江小婉的话刚落，我看到周玄的身子抖了起来，他抬头看我，眼睛依旧明亮。

可我却分不清他眼里的感情，是对我的，还是对江小婉的。

过了许久，周玄才慢慢开口，「深深，你先回屋里，这件事情我会查清楚！」

晚上，周玄推门进来，月光在他身后铺了一地。

我将手中的玉佩放回妆奁里，抬头望他。

「是想你娘了吗？」周玄走到我身边，手抚上我的脸颊，那里有白日里打斗时留下的一块淤青，「她的坟在哪里，我明日带你去祭扫。」

周玄说得温柔，冰凉的手指轻轻摩挲着我的伤处，缓解了我些许疼痛，也让我的心微微悸动。

「对不起，深深。」周玄在我身前蹲下来，「我没想到她居然会做出这种事。」

他声音颤抖，满是痛苦，「是我没有处理好，如果真让你受到伤害，我怕是这一生都没办法原谅自己。」

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周玄对我的情义，这些年的患难与共，如何比不上他和江小婉的那点短暂美好。

可周玄却不清楚。

我叹了口气，「周玄，替我另寻一个住处吧。」

「为什么？」周玄的眼中出现一丝惶恐。

「你我非亲非故，我住在这里到底有些不便。」我试图解释，「其实，你上次说的要替我寻一户好人家，我并非没有考虑，只是……」

「不行！」周玄打断我的话，径直站了起来，「深深，你是在怪我吗？」

这是我第一次见周玄如此激动。

「我上次这么说，是还没有考虑周全！」他焦躁地在屋里踱着步子，欲言又止。

「周玄，我今年十九岁了，总不能一直待在这里。」

「为何不能？」周玄着急地抢过话去，「住一辈子又何妨，若别人说什么闲话，我就娶了你！」

这句话一出口，我和周玄俱是一愣。

时间，仿佛在我和他之间凝固，再也无法流动。

我红着脸，有些局促，「江小婉不会同意的。」

周玄似也意识到了他的冒失，耳尖都有些泛红，「我不准你走，总有法子解决的。」

周玄站在窗前，背着满身月光，说得异常坚定。

江小婉设计害我的这件事，最后以那无赖的收监为终。

迎儿告诉我，那日周玄来我屋之前，曾对江小婉发了很大的脾气，并罚她一月不得出房门，以反省自己的过错。

江小婉挨了打，又受了责骂，生了一场重病，病好后再不来我屋里。

日子似乎消停了许多。

但我知道，矛盾既然还在，就终有一日还要爆发。

六月十三日，周玄升翰林院修撰，满京城的显贵都来庆贺。

这其中，包括了一直不来往的周府。

「你与安儿如今都功成名就，是你父亲在天有灵，保佑我们周家兴旺。下月初三是母亲的寿辰，还望玄儿不计前嫌，回府看母亲一眼……」

周玄坐在堂上，看着周太太写来的拜帖，脸色阴沉。

一旁的江小婉款款起身，走到周玄身边提醒道：「送帖子的人还在外面候着，先打发了吧。」

出事之后的江小婉，变得更加谨慎体贴。

周玄缓了缓神色，打发人收了礼，又将送帖子的人请了进来，吩咐道：「替我请母亲安，就说下月初三我一定带家眷前来拜访。」

打发人走了，周玄转头看着我和江小婉，有些无奈，「到底是一家人，我若不去恐招惹闲话。深深，你和小婉做几身衣裳，到时候与我同去。」

「我不去！」我慌慌张张站起来拒绝。

许是反应太过强烈，周玄和江小婉都疑惑地看着我。

「我……这是家宴，我去不合适。」我支支吾吾地解释。

「你是我府里的人，有什么不合适？」周玄想了想，问我，
「深深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」

周玄一如既往的聪明，有些事，我确实不该瞒他。

去周府的前一夜，我做了个奇怪的梦，梦里的周玄一身戎装，
弯下身点着我的鼻子，笑道：「小影儿，你可想我？」

从梦中醒来，窗外一片漆黑。我拭掉了脸上的泪，叫迎儿，
「现在是什么时辰？」

「回小姐，已经亥时了。」迎儿打了个哈欠。

我思忖了许久，吩咐道：「你去前边请大人来，我有话要说。」

我的秘密，不能再瞒着周玄了。我坐在床榻上，心扑通乱跳。

七年前的那场杀戮历历在目，我亲人的血溅到了将军府的每一寸土地上。

一夜之间，我就从杜府的小姐变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儿。

任谁都不会想到，连年征战沙场，护国安民立有大功的杜将军，竟惨遭灭门。

而陆升，那个陷害我爹通敌的人，却从此平步青云、风光无限。

当年，若不是我娘抵死将我护在身下，恐怕连我也做了那些军士的刀下亡魂。

「影儿，去京城周府，去找你的……」

我娘的最后一句话终是没有说完，我知道，他们死不瞑目。

我娘让我去找的，是京城富商周正尹。他弃官从商之前与我爹相交甚厚，他的大公子周安，是我的未嫁夫君。

想到周安，我的泪又流了下来，他曾在将军府住过好些日子。

变故发生前的半年，他还陪我在后院习武，歇息时拉着我的手问我：「小影儿，你为何长得这么慢呀。」

我有些疑惑，嘟着一张小嘴问他：「为何要长快？」

「长大了，我就可以娶你了。」周安看着我那张涨得越来越红的小脸，哈哈大笑。

「才不嫁你！」我赌气说道，「我要嫁我爹这样的将士，能英勇杀敌，保家卫国！」

「那我就不做商人了，随你爹习武如何？」周安眼神熠熠，说得极认真，「小影儿，天下怎么会有你这么可爱的女孩？」

「小影儿」，周安总喜欢这么叫我。

「深深？」我的思绪被匆匆而来的周玄打断，我抬起头，红着眼看着这张与周安相似的脸，委屈地泪水汹涌而下。

「怎么了？」周玄慌了手脚，「是做噩梦了吗？」

他一脸焦急，手足无措地杵在原地。

想起流浪时，我冷，他就敢肆无忌惮地将我抱在怀里，而此刻，他再想上前抱抱我，却多了那么多顾虑。

一股无助的悲凉笼罩了全身，我只有咬住下唇，才能控制住不让自己放肆大哭。

「周玄，其实周老爷的死还有别的原因，你知道吗？」我努力抑制着，可声音依旧抖得厉害。

周玄被我的话惊到了，他那双漆黑的眸子闪了闪，「我爹的死？深深，你如何知道？」

他终于肯走上前来，在我床榻前的椅子上坐了，盯着我，满脸狐疑。

「我认识你的时候是个乞丐，但我之前不是的。」我看着周玄，「我爹和我娘被人陷害至死，而那个人，也是害死你爹的凶手！」

周玄倒吸了口气，正预说什么，门外突然有人匆匆拍门。

「深深，你说清楚，是何人？又为何？」

周玄不管门外的声音，皱着眉继续问我。

「大人！大人！小夫人不好了！」门外的拍门声愈加响了。

拍门喊叫的人，正是江小婉的丫头。

「她怎么了？」周玄烦躁地冲门口问了一句。

小丫头声音带着哭腔回道：「小妇人晕了过去，还.....还吐了一口血！」

「什么？」周玄腾起身就往外走，到了门口时才止了步子，
「深深，你先躺下歇息，我去看看就来。」

看着周玄匆匆而去，我禁不住苦笑，「你即走了，她还能让你再来吗？」

果真，第二日临出门时我才见了周玄，而他的身后跟着昨夜刚吐了血的江小婉。

江小婉全然不像刚病过的样子，打扮得光鲜亮丽，气色比我还好些。

看着欲言又止的周玄，我径直上了轿子，心里暗暗苦笑，「果然还是青楼出身的女子会耍些手段。」

江小婉的病不管是真是假，都阻断了我跟周玄解释的机会。而今天将要发生的事情，一定会让他怨上我几分。

也好！该来的总会来的。

比如周府，时隔多年，我不还是要来了！

周府依旧阔绰，大门气派巍峨。我下了轿子，跟在周玄和江小婉的身后。

纵使做好了准备，内心依旧忐忑不安。

一行人踏上大门的台阶时，周家人早已经闻讯迎了出来。

只一眼，我就看到了人群中的周安。

他还是那样耀眼，身形笔直修长，完美得像天神。

「小影儿？」周安也一眼望到了走在最后的我，英俊的脸上先是惊疑，继而是抑制不住的狂喜，「小影儿，真的是你！」

「周安哥哥。」我向众人施礼，抬起头时，眼中已有了泪。

本该是一场客气的寒暄，变成了我跟周安的旧人重逢。

在场所有人都惊讶地看着喜极而泣的周安。

「小影儿，你居然还活着！」周安走到我面前，不顾一切地将我抱住，「为什么不来找我？」

不等我回答，他又自语道：「太好了！太好了！活着就好！」

周安的激动，在我的意料之中，因为当年他是那样喜欢我。

可这又在意料之外，几年过去了，他竟还这样喜欢我。

家宴上，周安守在我身边寸步不离，他担心自己一眨眼，我就会消失不见。

而与我相隔数人的周玄，始终沉闷着，酒喝了一杯又一杯。

家宴进行到一半，周安偷偷扯了我的衣袖，压低声音在我耳旁说：「小影儿，我们去后花园，我有许多话要对你说。」

其实，我也有许多话要说。

周府后花园的凉亭里，周安抓起我的手握在掌心，「小影儿，这些年你一定受了许多苦。」

他的手温暖宽厚，有这些年在沙场上磨出的老茧。

我低下头，轻轻说道：「多亏有周玄，我才能活下来。」

周安抓我的手紧了紧。

「周安哥哥，其实我去周府找过你，那时候周伯伯刚去世，门子进去通报后将我赶了出来。」我看着周安的眼睛，继续说，「我就守在周府门口，等你出来。」

周安的身体微微一颤，声音带着几丝痛苦，「是我娘，她怕受到你爹的牵连。」

我点了点头，并没有怪罪的意思。

贪生怕死是人之常情，有几人能似周老爷一般，不顾性命地为同僚申冤？

「后来我才知道你那时并不在府里。周安哥哥，你跟随刘将军去西北，是因为我吗？」

虽然猜得到答案，但周安的肯定还是让我心中一悸。

「我爹死前已经有了证明杜伯伯清白的证据，奈何他一介平民，人微言轻，告官无果反招来杀身之祸。」

周安叹了口气，「只有我立功封官了，才有机会替你们杜家沉冤昭雪，才能为我爹报仇雪恨。」

周安语气悲恸起来，「小影儿，我真的以为你死了。我想你在天之灵，看到我也能上阵杀敌，会欣慰吧。」

「但是周伯伯不想你涉险，如果我在，一定也不会要你去的。」

周安竟真的因我的一句话，就提起刀剑，拼死沙场。

「小影儿，陆升虽然现在位高权重，但是他的霸道专权已经引起了许多大臣不满，我正在暗中网罗正义人士，搜集证据，一定扳倒他，为我爹和陆伯伯报仇！」

「深深！」我和周安正说话，周玄突然走上前来，拉起我就走，「时候不早了，该回去了！」

周玄喝了不少酒，脸红得厉害，呼吸也有些急促。

「玄儿，」周安将他拦了下来，「小影儿是我未过门的妻子，你且替我照顾她几日，待我安排好了就接她走。」

周安的话，让周玄瞬间红了眼眶，他嘴唇发抖，拉着我的手不自觉多了几分力气。

「兄长无须多虑，深深在我那儿住惯了，不急着走。」周玄直直地看着我，眼中多了些异样的东西，似忧，也似怨。

那日回到府里，周玄径直来了我的屋。

见他酒尚未醒，我让迎儿备了一壶浓茶，刚要斟给他喝，手一把被他抓住，茶洒了满桌。

「你喜欢的人是他，对吗？」周玄红着眼，「你从前对我的好，也是把我当作他！对吗？」

周玄把我往他身前拽了拽，「深深，为什么骗我？」

有泪从他的眼中流了下来，「你是杜长风的女儿，与我的兄长早有婚约！」他自嘲地笑了起来，「我还以为你对我有情有义！」

「对不起。」虽料到了周玄会有如此反应，但是这一刻，我还是心痛无比。

我将手从他的钳制中挣脱出来，「周玄，我初识时不说，是不敢。后来，是不愿。我……」

我话还没有说完，周玄俯下身就吻了过来。

我整个人被他裹在怀里，失去了重心，胸腔中的空气也一瞬间被抽走。周玄的唇冰凉又柔软，带着压抑已久的情感，疯狂地

让我几乎窒息。

这个吻，猝不及防，但又酝酿了许久，隐忍了许久。

「周玄.....」我含混不清地喊他的名字，用尽全身力气将他推开。

他放开手的那一刻，我重新跌倒在椅子上，泪如雨下。

「深深！」周玄亦满脸是泪，「我不能再假装不爱你了，更不能看着你嫁给别人，谁都不行！」

克制了那么久，他到底还是借着醉意，说出了一直想说又不敢说的话。

我十三岁认识周玄，本以为是萍水相逢的缘分，却相伴着走了六年。

周玄说的没错，我对他好，是因为他那张跟周安相似的脸。

可那是初识的时候。

「周玄，」我平静地回答他，「我忘不了那些食不果腹、衣不蔽体的日子，更忘不了那时候是谁陪在我身边，把他最好的东西都给了我。」

周玄悲痛的脸上终于有了几分动容。

「初见时是我骗了你，可是从那时起我就只是那个小乞丐深深。」我继续解释，想将心剖给他看。

那些患难与共的情意，那个与我相依为命的周玄，早就深深刻进了我的心里，不忍分离。

可我和他，都有一份年少的感情，有一份割舍不开的羁绊。

因此，我们只敢小心翼翼地守护着各自的内心，不敢去窥探对方，更不敢逾越。

哪怕是我面对郑仁的纠缠，哪怕是他要娶江小婉，我们也只敢以「好」的名义成全对方，却不能以「爱」之名加以阻拦。

我看着周玄，喃喃道：「你若爱我，就娶我！」

第二日周安来时，周玄刚刚出府。

我拿着门童送进来的拜帖，犹豫了许久，还是见了。

周安和七年前一样，只要一看到我，眼中毫不掩饰的喜欢就会喷薄而出。

「小影儿，我到现在还不相信这是真的。」他语气温柔，盯着我的眼睛眨都不舍得眨一下。

「周安哥哥，今日周玄不在府里。」我小声说道。

「没关系！我今日只想来看看你，」他说完从腰间摸出一包银子来，塞给我，「你暂且在这里住着，但你的吃穿用度都需我来负责！」

「我不要，用不着的。」我将那包沉甸甸的银子还给他，「周玄待我很好，所用之物都一应俱全。」

「可是，」周安略犹豫，「那你就留着，以备不时之需。」

他匆匆站起身来欲走，「小影儿，娶你之前，我定会送你一份大礼！」

「周安哥哥！」我起身叫住他，「其实.....我在这里很好，你也要照顾好自己。」

我的眼光落在了周安腰间的香袋上，到嘴边的话，终究没有说出口。

那个香袋，是他送我玉佩后我的回赠之物，上面别别扭扭的刺绣，也是我这双惯于使刀的手一针一针绣上去的。

这么多年，他居然一直带着。

而他赠我的那枚玉佩，在我明白自己的内心后，便搁置了。

我望着周安离去的背影，心蓦地一紧，本就不坚定的意志又有所动摇。

之后几日周玄异常繁忙，终日不在府里。就连送我的胭脂，都是让小厮拿进来的。

周玄不来见我，也不去江小婉那里，回来以后就在书房歇了。

那日醉酒后的话，我和他都再没提起过。

他的刻意躲避，也是因为缺乏勇气吧。

庆历二十二年秋，奸臣陆升贪赃枉法，结党营私，陷害忠良，一应罪行全部暴露。

其时太子殿下监国，闻之大怒，责令即刻诛杀此贼，籍没其全部家产，陆升后人永世不得为官。

这个消息，是周玄和周安一并带来的。

「小影儿，」周安拉起我的手，「太子殿下还下召恢复陆伯伯的清誉，追封他为忠勇将军，并找寻他的家眷，重修杜府！」

周安的这份大礼，着实盛情难却。

那天夜里，月光冲破阴云，照亮了整个院子。我一身素服朝北跪着，将我爹生前最爱的金华酒祭奠给他。

若我爹和我娘在天有灵，定能安息了吧。

祭奠完起来，我一转身看到了站在月下的周玄，他穿着一身白色缎子常服，被这皎洁的月光裹着，显得异常清冷。

没有任何言语，我跟着他来到花园的凉亭。

深秋的夜已经有了几丝凉意，周玄自然地站在了风口处，将我护在里面。

「谢谢你们为我做的。」我看着周玄，率先打破了沉默。

周玄无奈地笑了笑，「是兄长，这些年他费了许多心思，哪怕遇到危险，也从没想过放弃。」

「我知道，」我低下头，「你和他都是坚定的人。」

「我和他不同。」周玄的声音中带着几分自嘲，「我会退缩。深深，小婉有身孕了！」

周玄的这句话，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，在我本就不平静的心中掀起了轩然巨浪。

我瞪大了眼睛，说不出话来。

我该想到的，他们已经成亲这么久了。

心里的酸楚让我的身体不自觉地抖动起来，可眼睛依旧干涸。

「恭喜你，周玄。」我思忖了良久，最后送上了发自内心的祝福。

「我没有机会了，是吗？」周玄抬头望着那轮明月，我看不见他的表情，却能清清楚楚感受到他的悲伤，「深深，我想娶你，那日……」

「不过是醉话罢了，那日的话，你和我都没有放在心上。」我打断了他，「周玄，我和江小婉没办法相处。」

是的，我和江小婉没办法共处，而周玄，不可能不管她，何况现在她还有了身孕。

终究，我们还是错过了。

想明白这一点，我突然释然，抬头笑望着周玄，「满月的时候，不要忘了到杜府来请我来吃酒。」

说完，我便一个人起身回了房里。

这世间，有什么是一世都放不下的，大概是没有圆满的情了吧。

可是久而久之，人们往往忘记了这情，到底是放不下，还是不想放下。

我离开的那日，周玄没有来送。

反而是江小婉，挺着大大的肚子，把我送上了马车。

「深深，你走了我很高兴。」趁没人时，江小婉坦白说道。

我看了她一眼没有说话。

「其实我知道，周玄日后也有可能会娶他人，但无论如何，这个人不能是你！」她挽着手绢，一副盛气凌人的模样，「而且我也知道，纵使没有我，你们也不会在一起。」

江小婉的话让我哭笑不得，我不想再与她纠缠，就伸出手去，想放下车帘。

没想到江小婉却拦住了我，突然哭了起来，抽噎不止。

我觉得好笑，「江小婉，此时周玄不在，纵使在他也不会觉得是我欺负你，你何必还要演戏。」

江小婉不理我，任自己哭了好大一会，才使劲咬住下唇，瓮声瓮气道：「谁演戏！我今后都犯不着再演了！」

她顿了顿，语气突然软了下来，「深深，对不起！你恨我吧！」

「我也犯不着恨你！」我语气也软了下来，「你费了那么大劲终于如愿了，好好待他！」

我终于放下车帘。

帘子挡住了我的视线，也将我和江小婉，还有这周府，彻底隔离开来。

杜府重建的宅邸被安置在了京城，流亡在外的杜家人都闻讯赶了过来。

如今爹娘不在，我便是这府里的主人。

周安一路策马跟着车子，将我送至大门口。

马车停下后，他掀帘子将我接下来。

「小影儿，看你的府邸，气不气派。」他指着我身后的大门问道，「恢复了身份，今后还练剑吗？我可以奉陪。」

周安想迎我过门，这一点从来都没有变过。

但是我不应承，他也不问，只是坚定地陪在我身边，丝毫没有动摇。

「周安哥哥，成亲的事容我再缓缓。」我向他解释，「这些年发生了许多，我要重新适应。」

「反正逃不掉，」周安笑着，一副心知肚明的模样，「再让你几日又何妨！」

后记

又一年老夫人的寿诞，我在花园里逗心儿，一个人影突然闪了进来。

我避之不及。

慌乱中，突然有人喊了我名字。

「深深。」来人是周玄！

深深这个名字，已经许久没有人叫过了。

我看着周玄，恍如隔世。

他比昔日黑了许多，身子也更壮实了，不过那双眸子，还是透着一如既往的坚韧。

「何时回来的？」我将心儿交给奶妈，赶紧吩咐人看茶，邀周玄往花园里的石凳上坐。

「昨日刚回的，」周玄看着奶妈怀里瞪着眼睛，满脸好奇的心儿，上前握了握她的小手，转过脸来看我，「像你！」

我笑了笑，「旁人都说她更像周安，我也觉得像我。」

「家眷有没有一同回来？」下人上了茶，我在袅袅茶气中看着坐在对面的周玄，想到时隔多年，我和他竟然都已为人父母，心里多了几分异样的酸楚，还有几分欣慰。

「南边的事还没有了解，所以我自己先回来看看，也做提前的安置。」

如此客套的交谈，以前我和他之间从未有过。

我不自然地清了清嗓子，为他将茶填满。

「深深。」周玄又叫了我的名字。

我茫然地抬头，对上他的眼睛，「这次去南城见到了郑仁，说起你成亲的事，他至今还耿耿于怀。」

周玄说着，笑了一下。可那笑里，分明带了几分苦楚。

我的心，也莫名一酸。

「江小婉如何？」我换了个话题，问道。

「还是那般，喜欢与我要些心计。」提到江小婉，周玄的言语里依旧满是包容。

「深深，若当年我坚定些，结果是不是就不一样了。」

周玄低垂着眉，声音极地，听不出任何情绪。

「大人，夫人！前面要用饭了，老夫人让我请二位过去。」小厮突然出现，打断了我们的谈话。

「就来。」我硬了一声，同周玄一起起身。

临到花园门口时，我止住了步子，看着周玄笑道：「深深这个名字已经许久不用了，其实，你该称我嫂嫂的。」

周玄微微一愣，继而也笑了一下，回道：「好！」

有些问题，还是没有答案的好。

不管当初，我更愿意做周玄的深深，还是周安的小影儿。都已经不重要了。

到了前厅，我看着正在和众人寒暄的周安，他是那样出众，那样耀眼。心中那微微生起的迷雾，顿时消失不见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